

简介丛书



阿拉伯世界

格伦·梅尔 著

阿拉伯世界

格伦·梅尔 著

2016

目录

开篇：从这里开始	1
1、初期	3
2、每况愈下	10
3、今日阿拉伯世界	17
4、渐渐升温	26
5、教会	34
6、前瞻	40
资源	49
注释	52
代祷事项	54



从这里开始

本书是对阿拉伯世界总体趋势，特别是那些影响基督徒生活和见证趋势的一个简单介绍。

本书内容是建立在对积极工作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士的采访，和广泛搜罗到的阿拉伯世界的平面媒体资源及其他媒体报道的基础上。

盼望读者不是要在本书中找出对阿拉伯世界的责难。请将这本手册看作是为阿拉伯世界代祷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书籍。我并不打算将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所有的文化，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有其伟大和失败之处，都需要福音对之加以改造。

名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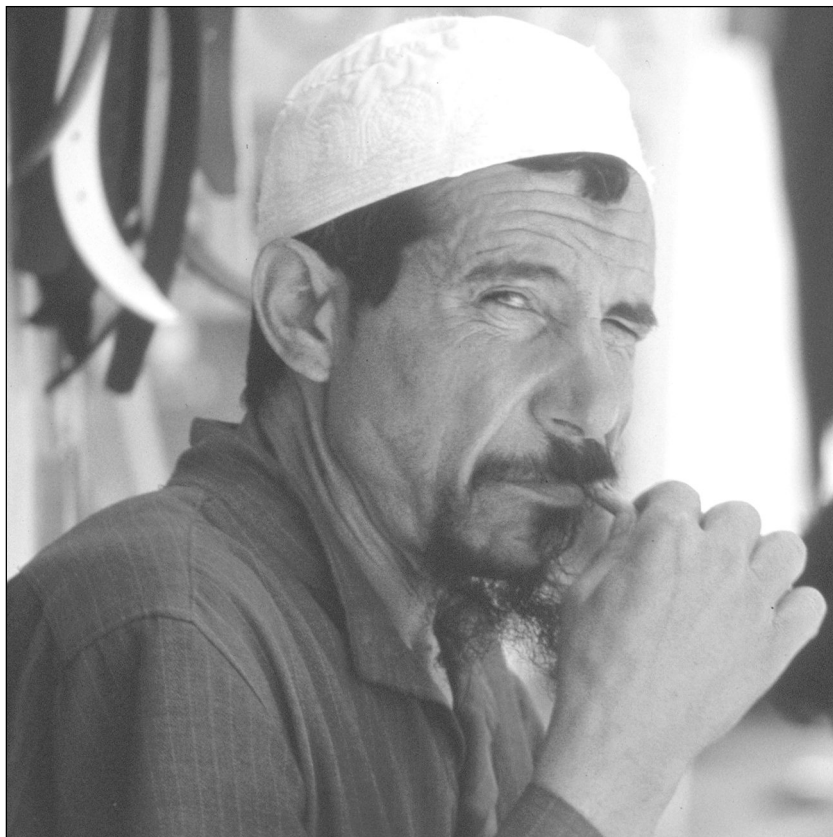
地图向我们展现出“阿拉伯世界”的涵义：我们将之严格定义为“讲阿拉伯语的世界”。很多讲阿拉伯语，也住在阿拉伯地区的人，我们却不能称他们为“阿拉伯人”。在此，我对我的表达方式谨表歉意。

以下是一些常用名词：

- **基督徒**：指的是在阿拉伯世界当中的一些基督教团体：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
- **伊斯兰教**是大多数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追随者称为**穆斯林**。他们相信**穆罕默德**（公元570-632）是一位先知，并且遵从**古兰经**为他们的圣书。
-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个主要教派，彼此之间时有纷争。伊拉克和巴林内大部份人是什叶派信徒，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大部份人是逊尼派信徒。
- **伊斯兰主义者**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寻求推翻世俗政治，成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管治的纯粹宗教国家。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征服世界。
- **北非**：指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西撒哈拉。

- **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指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苏丹和叙利亚。
- **海湾地区：**指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阿拉伯半岛：**指海湾地区和也门。
- **中东：**指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和阿拉伯半岛。

格伦·梅尔
2014年十二月



第一章

初期

深藏在血液中

如果你来自阿拉伯世界，那么基督教就深藏在您的血液之中。可能难以置信，但在17个世纪前，大量基督徒居住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如果您游历在四世纪时的地中海南部，您就穿行在基督教最大的心脏地带之一了。

那时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教会已经：

- **由来已久：**《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五旬节时对使徒们的讲道积极回应的人中就有“利比亚人”和“阿拉伯人”。①
- **富有影响力：**突尼斯的迦太基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隶属罗马帝国）是基督徒世界的领袖城市，这些地方是后使徒时代那些非常有影响的作家和神学家的故乡。如：革利免，特土良，俄利金，奥古斯丁等。
- **普及：**早在主后三世纪，特土良所写的护教著作中就宣告：“我们是一大群，在每个城市我们都占多数。”②
- **分布广泛：**福音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传播比罗马的统治的任何地域都更为深入。比如：一些教会建筑遗产，例如，在一些偏僻的北非村落中都发现过罗马时代的教堂建筑遗迹③。基督教信仰广泛传播于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及尼罗河沿岸现今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地区。
- **十分勇敢：**那是产生过许多殉道士的教会，如：一位名叫波贝图阿的年轻妈妈，主后203年在赛弗鲁斯皇帝的逼迫中被野兽撕碎；主后258年，西普里安主教被斩首。（北非教会的属灵景况，给我们很多反思。当西普瑞安被判死刑时，基督徒们喊着说：“让我们与他一同砍头！”，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弹压。）④

衰落

衰落是这样开始的：许多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北非教会在遭遇分裂后几乎彻底瓦解。

主后五世纪早期，汪达尔人来到，到处烧、杀、抢、掠，这个日耳曼民族蹂躏了北非地区。作为理论上的基督徒，汪达尔人却支持一个被称为亚流主义的异端，他们野蛮攻击当时的教会。一些领袖遭到放逐和奴役，其他人被折磨、杀害。这个教会的刽子手的所作所为，远超过任何罗马人对教会的逼迫。

一个世纪后，罗马的继承者拜占庭人收复了北非，但却将外来的，希腊语的东方基督教强加于这一地区。他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北非基督教建筑样式。但除此之外显然毫无建树。至七世纪，北非这块基督教领地看起来令人颇为不快：自相残杀的战争使这里满目疮痍、充满了沮丧和异端邪说。

中东地区则较为幸运，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礼仪和文献被译成了当地语言（但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从未这样做），部分是因为当地教会未被汪达尔之手摧毁。



阿拉伯人的到来

七世纪中叶，著名的穆斯林军队从阿拉伯地区兴起。在先知离世后的一百年中，从未因顾惜手足之情而稍微停顿的阿拉伯人，迅速占领了中东、北非和亚洲的中心地带（传说甚至中

国），穿越西班牙直深入到法国。他们返回的原因很可能是对征服失去了兴趣，而不是因为溃败。

穆斯林们所取得的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军事征服，大大得益于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分裂。随着军事上的胜利，阿拉伯人构建了一个新的文明。

他们联合成统一的帝国，使用统一的货币，疆域从中亚直到西欧，这是前所未有的。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异常兴盛，带动了一批城市走向繁荣。像科尔多瓦、菲斯、突尼斯、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等地成为当时西半部世界的重要城市。新发明，新技术传入西方：印度数字（我们称之为“阿拉伯数字”）、棉花、大米、甘蔗和柑橘。英文中纺织品的名字都来自于穆斯林帝国：平纹细布、缎子、薄纱、马海毛和平纹皱绸。

穆斯林帝国拥有完善的希腊科学和哲学体系（由叙利亚基督徒首次翻译成阿拉伯语），在此基础之上发展成为引领当时科学和技术的权威。诸如：药理学、药理学、天文学、占星术等学科在穆斯林手中非常盛行。从中国引进了造纸术。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其中就包括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岩石清真寺。而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富有争议的建筑了。





那时帝国中的男性穆斯林与世上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拥有自由和权利。穆斯林帝国是“那个时代的美国”，是拥有超强的能力和视角的文明，是世界超级大国，仅有中国能与之抗衡。

改宗伊斯兰教运动

伊斯兰是新秩序的核心。虽然形成得不是非常迅速，但无论是个人，家族还是整个部落都转投了这一新的信仰。

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此种情况为何会发生：

- 早期的伊斯兰教轻率、自信、一向是胜者。直到现在（尽管时常在战场上失败），她最终仍是独占鳌头的。
- 伊斯兰教开放且具有吸引力。（或者，至少它的开放和吸引力的因素是具有优势的）。埃勒·肯迪（801—866）是伊斯兰哲学之父，他说：

无论真理的源头是什么，即使来自于遥远的年代或者外国人，我们都不要以为为羞辱。对寻求真理的人来说，没什么比真理本身更有价值！⑤

其他的穆斯林作家认为自由充分的争论得出的推理，其地位高于启示⑥（那时的阿拉伯作家被刺杀的可能性，远低于当今的阿拉伯世界）

- 宽容性：基督徒和犹太人为穆斯林工作，而且彼此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洽。

宗教宽容，不再像过去一样

公元638年，耶路撒冷被阿拉伯人占领。“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教堂和基督徒的人数相对减少……，被基督徒统治者禁止在此居住的犹太人此时获准回归、居住，甚至可以在大卫和所罗门城敬拜神。”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生之后，“维持了5个世纪的和平共存被连串的圣战破坏了，这些基督教讨伐伊斯兰教的战争，给双方留下了怀疑和误解的永久性遗产”。⑦

约翰·L·埃斯帕斯托

- 简便：正如肯尼斯·克里格指出的那样，在一种用十五个音节就能表达清楚的信仰面前，谁还会喜欢当时云山雾罩的基督教神学呢！（基督的二性是焊接在一起或融合成了混合物吗？你的救恩取决于回答的是否正确！）⑧

甚至连这新宗教的殿堂构造也非常之简单朴素：请比较一下朴素雅致的清真寺和繁杂、绚丽、烟雾缭绕、镶金裹银的拜占庭式大教堂吧！

- 他们是中东、阿拉伯人，而不是希腊人。他们以一本阿拉伯语圣书自夸。此圣书的神学中心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回答的都是闪族人有关金钱、婚姻、



嫁妆，财产继承等问题，不像希腊人关心“神的属性”。

- 有很多部落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因为看起来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些外在的改变。他们仍可以保留与生活真正密切相关的万物有灵论的信仰：它关乎可以和谁结婚、怎样免于咒诅、怎样使田地肥沃等重要事项。
- 更不可忘记的是，这种方式可以少缴税，避免歧视，还可以改善未来的前途。

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到八世纪末，穆斯林掌权一百年后，像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突尼斯等地只有不超过10%的人是穆斯林。而二百年后，在阿拉伯半岛以外的世界各地，虽然穆斯林并未完全占据多数^⑨。进程虽然缓慢，但趋势却已明显。

伊斯兰征服一切

随着几百年的时间流逝，经历了朝代的兴衰，阿拉伯人将帝国败亡在讲突厥语的民族手中。但伊斯兰教却更深地渗入了中东和北非。

对基督徒的宽容相对减少了（部分原因是十字军东征和基督徒在西班牙地区开始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所采取行动的报复）。比如，1159年，北非穆斯林改革家阿卜杜勒·穆敏要求迦太基教会选择“改宗还是死亡”。^⑩

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因为信仰的不同，越来越普遍地遭遇歧视（尽管不是一直，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如此激烈），除了支付人头税以外，他们不能娶穆斯林妇女，不能穿着彩色衣物，不能居住在华丽的建筑物内，不能扩展教堂和会堂。在法庭上，他们所给证词的效力轻于穆斯林，而且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⑪

伊斯兰变得越来越强大。十至十三世纪之间，穆斯林帝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内战；西方十字军的进攻；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的攻击。逊尼派在这三种挑战上大获成功：战胜了什叶派，打赢了十字军，同化了改宗的蒙古人。^⑫

至十五世纪，伊斯兰在北非彻底占据了优势。在更远的东方，古老的教会变得内向，彼此孤立，输给了伊斯兰教，但却仍在坚持。

一个十六世纪的穆斯林^⑬，是可以相当满足感来俯瞰整个世界的。当然，挫折也同时存在。例如西班牙和西西里，都被西方基督王国重新收复。伊斯兰帝国被分裂成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两部分均由突厥人统治）。但是不管是在什叶派辖管地区还是在逊尼派的地区，还是这两派总是吵嚷嚷的统治者们，都不是纯正派伊斯兰教徒所期望的那样，是忠于教义的真正伊斯兰。

南部和东部是随时可能转信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在西部和北部，基督徒是最大的威胁。尽管如此，伊斯兰帝国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且致力于在欧洲更进一步的扩张。难怪当时的欧洲观察者们称他们为“当代世界的恐慌”^⑭。

在起初的一千年间，伊斯兰的财富随神学讲义一起增长。他们一路征战，攻无不克。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没有保持下去。

哦

奥斯曼皇帝为了有效管理东正教会的主教们，将他们全部置于伊斯坦布尔牧首的单独管理之下。结果，为获得这一职位，不圣洁的事层出不穷。肯尼斯·克里格说“从1595年开始的一个世纪共更换了31个牧首。1726年，卡利尼科斯三世以5600斤金的代价获得委任，却在第二天就死于心脏病突发。”^⑮



第二章

每况愈下

在十七世纪的某个时刻，伊斯兰大地的历史开始变得散乱。一千年间，宗教、科学和文明编织成了完美的伊斯兰世界景观。正如一些老先知发出的对伊斯兰不利的预言中所讲的一样，伊斯兰大地的政治、经济的至高地位受到了挑战，没落了。

但这成功的挑战者却不是基督教。而是现代化或西方化，欧洲人的文化元素迅速的倾销于世界各地。欧洲人口、资本、创新、治国之道、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上升使北非和中东望尘莫及。

以下就是那些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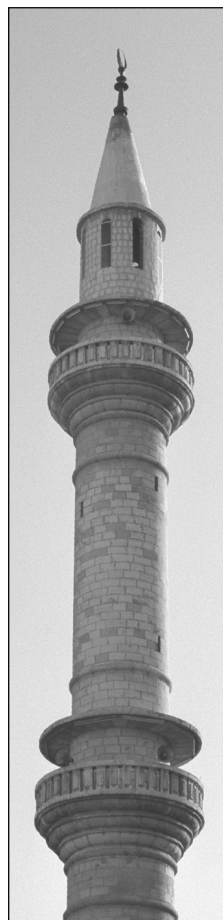
- 1683伊斯兰帝国继承者、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奥斯曼土耳其开始进攻维也纳，几乎对整个欧洲都构成了威胁。但在同年的晚些时候被彻底击败。因此在1699年签订了和平协议，世界从此发生了改变。当时的一位土耳其作家明确指出了此事件的巨大影响：

自奥斯曼立国以来，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灾难性的溃败。①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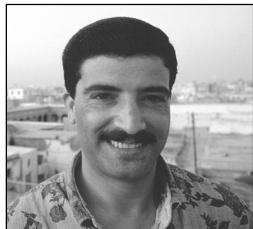
从那时起直到1923年（帝国被彻底肢解），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力一直在收缩。

- 自十七世纪，从远东到欧洲的海路香料运输开始比途经开罗的陆路运输更为便宜；贸易的厚利从阿拉伯人转入欧洲人手中。
- 1774年，奥斯曼帝国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击败，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统治权转交给了俄罗斯。这是史上第一次穆斯林帝国的臣民被移交给欧洲政权统治。
- 十六世纪末叶，对奥斯曼帝国的贸易量曾占到全法国贸易量的50%，但到十八世纪，所占份额下降到区区5%；十七世纪中期，英国对外贸易的10%与奥斯曼帝国有关，但100年后，只占1%。①⑦ 市场占有率下降反映了经济和技术的萧条。

- 欧洲人靠着供应木材，水和煤炭等资源而致富，这也是他们在新工业中的巨大优势；而这些东西在北非和中东都没有（一种神秘的叫做石油的东西那时已经被人们从地底发现，但是没人知道有啥用处。）
- 欧洲人口增长迅速（例如，至1850年的50年间英国人口从1600万增加到2700万）；而同期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人口数量却基本持平。
- 1830年法国人登陆北非沿海并占领了阿尔及利亚。最初只是为了给商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但随后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法国移民迅速遍及各地。那正是上个千年的早期阿拉伯人征服和移居的地方。
- 自1850年开始，埃及所产的原棉全部运往英国加工；贝都因人要购买在兰开夏郡生产的衬衫。布匹（和所有高附加值的货物）现在是从欧洲运往阿拉伯世界，而不再是相反的路径。
- 1854年到1879年间，奥斯曼人以不利的条件向欧洲人大量举债，至1875年已无力清偿。到1881年，奥斯曼政府的相当一部分已被外国债权人所控制。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损失是致命的。欧洲战胜国手拿地图和铅笔，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国境线。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画出一条边界，使约旦由此诞生。沙特阿拉伯的部分领土成了伊拉克。作为补偿，科威特的部分领土又被划给了沙特阿拉伯。法国得到了黎巴嫩和叙利亚⑲。对于一个仅仅三个世纪前还是“当代世界的恐慌”的民族来说，这是个耻辱的时刻，但后来会更糟。



新起点

接下来的年头里，那些意在使阿拉伯世界重焕生机的美妙的应许却鲜有实现。民族主义者带来了国家独立，但却产生了一系列一党专制的国家。石油的发现为许多国家带来神话般的财富，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全球的传播，但最终却导致了对富国经济的严重依赖。

难以治愈的以色列问题像一个新的国家纪念碑上的涂鸦，成了阿拉伯人失败的集锦。1948年的一份联合国决议，打开了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的大门。把阿拉伯人逐离家园的举动让我们感觉到了似曾相识的殖民主义的轨迹。经过一连串的战斗以色列的领土大大扩张。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见证了阿拉伯联军的可怕耻辱，最终以色列占领了西奈、耶路撒冷、约旦的巴勒斯坦部分和分属不同阿拉伯国家的戈兰高地。

历史学家阿尔伯特·霍兰尼是这样评价这次阿拉伯人的失败的：

1967年的惨败被普遍认为不仅是军事挫折也是一次道德审判。如果阿拉伯人不是溃败的如此迅速、彻底、公开，怎会成为社会和道德体系腐朽的明确表征？^{②0}

一位阿拉伯心理学家总结说：

二十世纪将作为失败与耻辱的集体记忆被阿拉伯人记住。在世纪之交，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曾经燃起了阿拉伯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伴随着石油的发现与开采，也曾燃起过伟大的文化与政治复苏的希望。但至世纪终结时，阿拉伯人发现，如果自己的情况不是更加严重的话，那也是仍如世纪初一样的虚弱，一样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势力。^{②1}

直到今天，西方和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持续的有意控制仍在继续，阿拉伯人的痛苦仍在持续，已成为世界上的一道巨大的裂痕。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西方化

在经济和政治原因背后，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西方化如今成了中东和北非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就像这一地区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前伊斯兰时代面临伊斯兰化的挑战一样。



各处都感觉到了这一影响。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指出，伊朗这样强硬的反西方的国家，也以西方标准来标榜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这个国家仍然穿戴着成文宪法、议院和选举制度诸如此类的外衣，一副西式打扮。尽管在古代伊朗和神圣的伊斯兰历史上所有这一切都绝无先例可循，但它们还是都被保留在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②②}

流行文化由多媒体控制，当中包括500家卫星电视频道提供新闻、音乐录像、体育、纪录片、宗教、儿童节目以及清谈节目。当中有很多节目都在挑战所在地区的禁忌。



丑闻

西方化的力量使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感到紧张。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相信，同与之相当的西方相比，他们的家庭理应更正派、更一致、更正直。他们更敬畏神，他们的女孩子更谦恭，他们的社会更有凝聚力。普通阿拉伯人理应为了他们的大方、好客和尊荣的文化而骄傲。

可是庸俗、放荡的西方世界却拥有更大的经济实力，时髦的技术，更好的军事装备，以及对世界进程无可辩驳的影响力。

但并非如此。尽管殖民主义者已经撤离，阿拉伯人终于结束了在自己的土地上作“贱民^{②③}”的时期。被西方认可了，却仍在

文化、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被漠视。这简直就是一桩丑闻，一个颠倒的世界。

看看这些在阿拉伯世界无比神圣而在西方却被轻视的词汇吧：

- 贞洁
- 正派
- 羞耻
- 尊敬长者
- 尊敬父母
- 服从家庭
- 传统



阿拉伯世界面临的痛苦抉择是，在西方非人性的风暴打击下如何真正地持守这些价值观。表现出来的反应包括拒绝西方化，拒绝阿拉伯世界完整，试图走中间路线等。

- 这就是自197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广泛流行的原因。
- 这也是为何人们加入“基地组织”和暴力或非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原因。他们认为阿拉伯和穆斯林的荣耀曾经失去，现在又面临着危机。人体炸弹就是荣誉谋杀！
- 有些人移民到西方。另一些人则在心理上移民，即在真正离开阿拉伯世界的情况下采用想象中的西式生活。
- 有些则逃到各种我们在西方世界所熟悉的逃避主义之中去，购物、电视、吸毒和神秘主义。
- 有些成了基督徒
- 像我们一样的大多数人，则尽量的混迹于道德混乱之中。



挑战

基督徒的见证到底怎样呢？这是历史和现实共同面对的现实。

- 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看法都惑于错误的概念。阿拉伯人和西方人之间已经有太长的相互误解的历史了。圣经却明确教导我们“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②4}
- 我们的西方形象（对于来自世界那个部分的我们来说）使介绍基督的任务严重复杂化了。我们不是作为正常的角色抵达的。十字军东征、殖民历史和专横的行为使人们完全有理由对我们感到愤慨。我们的道德也颇为可疑。初入阿拉伯世界的我们，就像身着超短裙参加聚会的少女：有点奇怪、有点滑稽，但却很难与一个属灵顾问的形象联系起来。
- 为了取得一点进步，基督徒们需要用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都能明白的文化语言突出基督之爱。这需要各种各样非常规、非西方的选择：戴上盖头、施舍财物、无限制的付出慷慨和时间、诚恳的偿还社交上的“债务”，只有穿上了阿拉伯世界服装的福音，才会被看到其真实性。
- 我们需要一种谦逊、受苦、好学、博爱的精神。有着长期认真跨文化经验的克里斯蒂娜·马洛西给出了下面的例证：

有时候我认为西方人以一种“教导的精神”代替了恩典和圣灵……。审核候选人（宣教士）提交的简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注意一下其中有多少人中意于“教导”和“门训”，相信是一大批。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埃德弟兄的情况。他是一个有家口的成功专业人士，人到中年时决定将才智奉献给去穆斯林世界分享基督之爱的事工。在全家出发去禾场之前，他对一位那个国家的基督徒说，“我没受过任何特殊的神学或伊斯兰培训，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教的。我只想成为穆斯林的朋友，并为了耶稣去爱他们。”那位基督徒热泪盈眶的拥抱着他说，“埃德，你就是我们多年寻找的人！”^{②5}

第三章

今日阿拉伯世界

选择阿拉伯世界

既然国外的基督徒们想了解阿拉伯世界，就应该宽恕那些超出了我们思想之外的东西。这还仅是第三章。阿拉伯世界的人和西方人杂乱的遭遇的历史中，充斥着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沾满鲜血的可悲故事，这正是面对的巨大挑战。

当然，还要考虑到“阿拉伯世界”本身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富饶而且多样化的地方。观察一下这个区域或人民就会发现，我们的阿拉伯主人，不论贫富，不管生活在城市或生活在传统中，每人都要求对福音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三个区域

阿拉伯世界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阿拉伯半岛（沙特阿拉伯及周边国家），肥沃的新月型地带（指叙利亚、伊拉克，南至埃及、苏丹的国家）以及北非（埃及以西的所有国家）。这三个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异。

- 阿拉伯半岛是富裕地区（除了也门），他们敌对基督的见证人和他们的存在。但有很多流亡人士，其中一部份为基督徒，居住在海湾国家。
- 长久以来，新月沃土是阿拉伯语系基督徒社群的聚居地，也是自使徒时代开始教会所在之处。该地区悠久的传统使得穆斯林和基督徒能够和平共处，但这一切都因为战争、极端主义和迫害而终结。
- 北非地区比新月形地区更加穆斯林化（这里的基督徒是孤立的），但比较起来这里更像是阿拉伯世界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很多人宁愿称自己是柏柏尔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有些人知道“前阿拉伯时期”和基督教的过去。

讲阿拉伯语的人们也分布在阿拉伯国家之外的遥远地区：南到西非，北至欧洲。甚至远在斯里兰卡，都能找到阿拉伯商人后裔的社区。

许多民族

当我们观察阿拉伯世界的种族和人民时，甚至发现情况更为错综复杂。一些主要的群体，如：

- **贝都因人：** 圣经记载的原始阿拉伯人。这里罗列的是一些沙漠民族严格遵守的习俗的最高典范：无限慷慨的招待客人，讲究骑士风度却又大男子主义、仗义疏财等。伊斯兰教就诞生在这里。他们是被真主拣选的民族，真主讲他们的语言。因为贝都因人已经移居于阿拉伯世界的各处，所以，今天真正过游牧生活的是少之又少的。能够辨别出来的只有两群了，阿拉伯沙漠居民和撒哈拉沙漠居民，以及许多的支系。



- **阿拉伯人：**他们是数世纪来与贝都因人通婚的讲阿拉伯语的民族的后代。他们构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主体：海湾和肥沃新月形地带的阿拉伯人、埃及人、苏丹阿拉伯人、也门人、利比亚人和北非阿拉伯人。



- **柏柏尔人：**这群北非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非阿拉伯身份。当然，他们又分成许多讲着相似但又不同语言的群体，比如：卡拜勒柏柏尔人（阿尔及利亚），利夫柏柏尔人（摩洛哥），撒哈拉柏柏尔人（横跨埃及和北非），沙维亚柏柏尔人（阿尔及利亚），希尔哈柏柏尔人（摩洛哥），塔马齐特柏柏尔人（摩洛哥）等。



- **撒哈拉以南讲阿拉伯语的民族：**阿拉伯和柏柏尔人的后裔。尽管是穆斯林，但这里多数的信仰却被确切的描述为：“伊斯兰之光照耀下的拜物教”。他们是，举世闻名的撒哈拉蒙面游牧

民族图阿雷格人，以及生活在马里和尼日尔的哈桑尼亚（即摩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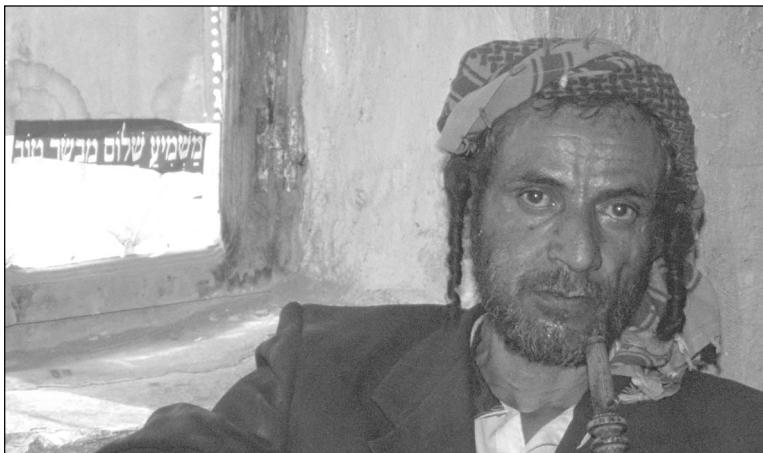


- **少数族裔：**在阿拉伯世界的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存在着一些长期抗拒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少数民族。德鲁兹人是一种神秘宗教的继承人，只要生在那里，就不能改变信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亚述人至今仍保持着非阿拉伯基督徒的身份，即使有很多人被迫逃离家园。2013年有人发现一个只有756个撒玛利亚人的社群——他们都是耶稣时代撒玛利亚人的后裔——在以色列和西边河岸的两个城市居住。②⑥



其他的族群也应被提及，但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 **犹太人：**他们在以色列居住，也有很多散居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部落，远至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巴林的麦纳麦。



- **外国侨民：**特别是来自南亚、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许多侨民群体。其人数甚至超过了某些海湾国家的本地人口。虽然受到限制，却仍有人保持着基督徒的见证。

- **印度伊朗语系民族：**如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伊拉克波斯人，他们所讲的语言和阿拉伯语、柏柏尔语毫无关系，是什叶派而非逊尼派穆斯林，实际上与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更接近。



富裕与贫穷

一些阿拉伯裔经济学家在2002年做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此项研究揭示了更多有关阿拉伯世界的面貌，时至今日这些发现仍然真确。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 阿拉伯世界横跨了“人类发展”（据经济学家的测算）的所有范围。海湾地区一些小国的生活水平堪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相比。像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排在人类发展的中等水平。而像也门、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等国却是在世界垫底的位置。



- 阿拉伯世界突出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三大赤字”：自由赤字——政治上是世上最少自由的地区；妇女权益赤字——仅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提供了少量机会；人类技能/知识赤字——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使用比率是低于国际平均值，每年出产的电影只有区区数十部，只有几个小说家，翻译为阿文的书籍每年也只有350本左右（翻译为希腊文的书籍是他们的5倍）。类似的数据证明了阿拉伯国家在科学、技术、研究和企业家的能力等创造里方面令人沮丧的现状。成人识字率低于国际平均值。根据2014年阿拉伯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报告，接近一亿阿拉伯人是文盲。阿拉伯世界是：“富饶而不发达”。他们的财富来自于沙子而不是来自于人民的勤奋和创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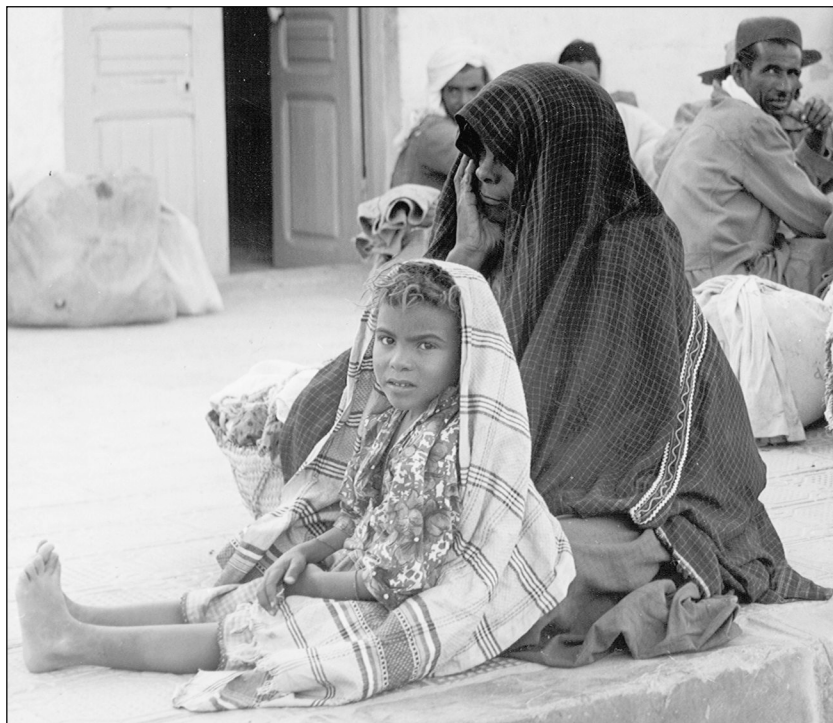
教会应如何按照阿拉伯世界的情况适当调整宣教工作呢？教堂怎样去依据所有这些去完成她的使命呢？让我们两个审视一下两个不同的领域：

乡村贫民

只有不到一半的阿拉伯世界人口居住在乡村，他们通常都是农民，牧人或者手工艺匠人，有时是三者兼任。

这是世界上的一大群贫困人口。他们通常缺乏享受教育、医疗保健、像样的住房、和识字的机会。如果他们能在童年幸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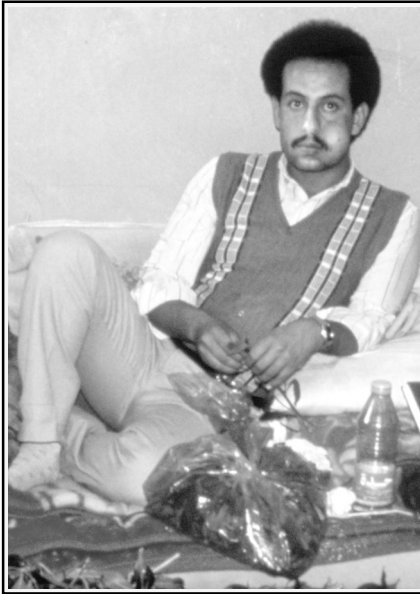
来，那就会早早结婚，在死之前留下一大家子人口。如果一个少女患有严重的智力或肢体残障，就要遭受等大的痛苦。例如，在阿拉伯世界中的500万智障患者中，仅有不足5万人得到了正规治疗。



大批基督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如医院、诊所等在阿拉伯世界的农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服务。这是承受巨大压力和孤独的任务：有的被极端分子谋杀，有的遭遇炸弹和恐吓！而且他们被禁止用语言讲解福音。但他们仍将基督的馨香带到阿拉伯的乡村，海外基督徒们总是能找到更多服事的机会和选择。

城市贫民

看看那些在出没于咖啡馆、游荡在街头、读着报纸，在大城市找工作的年轻人吧！那是另一个阿拉伯世界，一个对基督教会更大的挑战！



都远离它

也门的男人们通常在下午嚼鲜嫩的柯特叶，在嘴巴里塞满了柯特叶后（过程长达一两个小时），他们就进入了一个长长地“微醉”的兴奋阶段。功效会一直持续至夜间。毫不夸张的说，整个也门社会，特别是北部都在随着柯特叶旋转，甚至使也门社会群体分成了嚼柯特叶的和嚼不嚼柯特叶的两部分。②⑦

阿拉伯世界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能够承载的能力。比如，在城市的中一份工资可能要养活十个或者更多的家庭成员。

阿拉伯世界的年轻市民们感受到了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巨大而灼热的压力：失业、人口增长、贫困以及来自于陌生的，西方世界的挑战和挑衅。生活是艰辛和不公的。人们一直想不通，大家都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最后却仍旧一无所获。许多人甚至对挣钱租房或结婚都感到绝望。

于是一些人转向了基督。现在约十万名左右这样的阿拉伯人（年轻、有文化、城市贫民）在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每月都有数千名来自这一群体的人和 www.maarifa.org 这样的福音网站取得联系。

所以，理所当然的，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自2001年9月11日起就占据了世界的头条。

作为一个群体，年轻的城市阿拉伯人引人注目：他们是阿拉伯世界的未来。他们也都处在各种问题的中心，他们都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他们都相信阿拉伯世界需要转向极端主义。

那么，谁能或说如何能赢得他们的奉献与激情呢？

第四章

渐渐升温

在阿拉伯世界静静酝酿了数十年的问题在最近数年终于爆发，导致了动荡、暴力、战争和死亡。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尔及利亚内战使得军政府与伊斯兰主义的反对者陷入敌对状态就是最早的先兆。后来是对美国的9·11袭击，还有接踵而来的伊拉克战争。接着发生的是“阿拉伯之春”，这个针对不平等、贫穷、以及阿拉伯人士缺乏公平机会的地区性起义，四个独裁者倒台。但在作者行文之时，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不是更多的混乱，就是伊斯兰主义者接管政府，又或是更多对政府的对抗及独裁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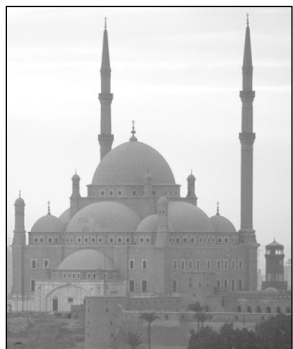
动乱

那么，最近的问题又是怎样改变了阿拉伯世界？最简短的答案是一列事件使得本就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温。这事件有着许多具有冲突的层面，以下是其中几个：

1、否认并转移指责

当然，最让人沮丧和没用的回应就是否认，但这却是一种明显的趋势。

2011年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没有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有多于百分之三十的人相信阿拉伯人需要为美国9·11袭击负责任。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以色列人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探员操控袭击了美国的飞机，背后的目的是在玩一些复杂的反阿拉伯游戏。^⑳



阿拉伯世界中否定现实的程度长久以来都令西方的观察家震惊。Sheikh Abdel-Aziz Bin Baz是给沙特阿拉伯政府提供建议的最高层次的伊斯兰学者。直到他1999年去世，他仍坚信并教导说地球是扁平的。

与完全否认相似的趋势是指责阿拉伯世界问题以外的其他人。几个世纪当然产生了许多候选人：蒙古人，十字军，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阿拉伯国际主义独裁者，美国人和犹太人。

所有这些人中，穆斯林朋友们想当然的期望得到我们的宽容和友谊。

2、极端的伊斯兰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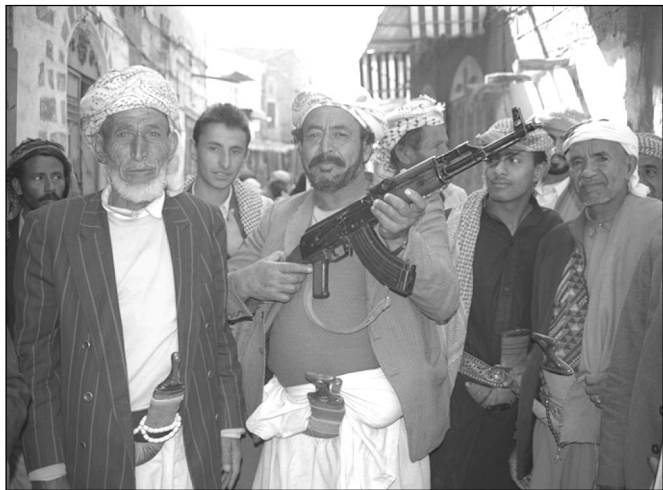
激进的伊斯兰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少数人选择的方式。它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有着长期历史的伊斯兰“纯正派”：

- 有人将之追溯到十三世纪的殉道者伊本·泰米叶。他曾经不明智地指出新改宗的蒙古统治者的生活，不符合古兰经的教导。
- 十八世纪，几乎是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和美国建立卫理公会的同时，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本·瓦哈布的改革家，使阿拉伯半岛核心地区的穆斯林复归于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中最严格的派别。他和一个市场小镇的领袖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组成联盟，以建立一个置于此教法学派统治下的国家。以此为起点，诞生了沙特阿拉伯。现在，这个国家因富有的统治者而闻名遐迩。为避免自己被推翻，他们将国家的宗教生活交由瓦哈比派穆斯林批评家掌管。
- 二十世纪，赛义德·库特卜的作品激励一代激进派。他清楚古兰经是暴力反对非穆斯林和坏穆斯林的的最好教材。大部分穆斯林都反对库特卜片面的引用古兰经，但他却成为整个伊斯兰激进主义大家庭的源头。

今天我们看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在阿拉伯世界内外活动，从尼日利亚到印度尼西亚。新的名字涌进新闻头条：阿尔盖达，塔利班，博科圣地，伊斯兰国。伊斯兰主义暴力的崛起是何其普遍，甚至成为全球性问题，即使天主教教宗方济也提到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零碎的战争，各处遍布的犯罪、屠杀和毁灭”。^{②9}

伊斯兰主义的身份已成为一种号召，有如马克思主义对上一两代年青人的影响一样。这个思想的跟随者不一定是好的穆斯林，就好比两个曾经可能成为圣战者的英国人到叙利亚参与战

斗，出发前订购了一本《傻瓜系列之穆斯林入门》^⑩。他们分裂，为权力彼此争斗，但最终得到很多关注。



研究伊斯兰主义者的人把他们分成三个组别。这三个组别有着同样的核心思想，即期望看到现时政权被推翻，以及期望一个伊斯兰政权秩序产生。

“暴力拒绝主义者”或圣战者会施以暴力和征服：当中的例子有伊斯兰国和塔利班。“非暴力拒绝主义者”同样拒绝参与现时的权力斗争，但他们反对使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通常会集中力量传播伊斯兰教，又或者强化穆斯林的忠诚度。

“参与主义者”则试图借着国内的工作和取得政治实权来推翻体制。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其中一例，这也是一个在很多阿拉伯国家有显著地位的组织。欧洲也有很多穆斯林教徒的政治团体。有些组织曾经尝试在某个国家成为当地穆斯林社区认可的官方声音，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是这些社区的代表。^⑪

有些人反驳说，“温和”这个词语并不能准确地形容参与主义者。例如，2013年联合国发表声明，终止对妇女使用武力。穆斯林兄弟会驳回声明，因为该声明会“从根本损害伊斯兰教的道德标准以及破坏家庭”，同时这也会“导致社会完全的瓦解”。在可能会宣泄到世界的众多惊恐中，包括“提高结婚年龄”，“给予妻子完全的权力对丈夫作法律申诉”，“允许伊斯兰教女子与非伊斯兰教信徒结婚”，“从丈夫手中拿走离婚的权力，并将此权力转至法官的手上，并且要在离婚后分配所有家产”以及“取消需要得到丈夫同意的事项如旅游，工作，或使用避孕方法”。^⑫

极端主义者已经成熟。1979年伊朗（非阿拉伯国家）革命中最危险的极端主义学生中，现在有四分之一已经成为温和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未来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必将经历消长的变化。但只要阿拉伯世界仍旧存在不公正和无力感，他们肯定仍然会有源源不绝的新人加入。

3、镇压和改革

第三个趋势就是对改革的要求，以及其混乱的后果。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蒙阿西的无业毕业生开始以手推车售卖蔬菜。当警察发现他没有相关执照便把手推车没收，他自焚抗议，以致身亡。这引发了民众的怒火并引起街头示威。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尝试镇压，结果事败，不到一个月就与家人一起逃亡至沙特阿拉伯。

消息传遍阿拉伯世界，引起更多人上街示威，使得该事件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巨大后果。在行文之时，三个独裁者被逐出利比亚，埃及和也门。数个国家几近分崩离析，国不成国。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急急赶去填补空隙。大多数其他国家纷纷通过更进一步的压制或受贿，或两者兼而有之，来让躁动不安的人群保持安静。

突尼斯是唯一一个透过促进民主行动逐渐迈向和平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曾经建立起一个让民主立足的非政府社会基础架构；国家提供了一切。如果民主很快就临到这些土地，相信会令人大为惊讶。但是，不管哪种方式，改革都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除了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外，地区内的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动荡和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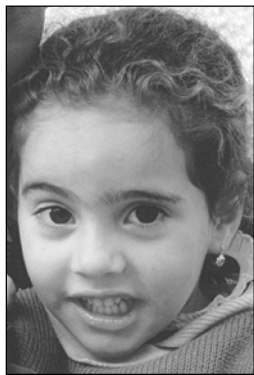
为何这一切动荡对于基督教福音的前景来说如此重要？以下就是答案：

- 阿拉伯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相遇，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相遇带来了新的紧迫性。在愤怒的宣传和暴力行为的另一边，是许多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对话和合作的新倡议。全世界的基督徒对所有对话的机会和调解都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 在阿拉伯世界居住了多个世纪的这座伊斯兰大厦，被普遍认为需要彻底的整修。一个对“新观念”抱有深深疑虑的信仰的确需要变化。这对伊斯兰教来说是动荡、无法预测的时期。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伊斯兰教前所未有的。以下内容出自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护教者——吉雅乌丁·萨达尔：

穆斯林学者们一致同意，现在的穆斯林世界急切需要以下这些新的思考：

- 1、将传统从陈腐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并将之从令人窒息转化为生机勃勃的事业。
- 2、规规划出新的“菲格海”，就是新的法制体系和法律条文，专注于现代社会当前的需求，要求和问题……
- 3、重启“伊智提哈德之门”（创新），并引导缜密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以使对古兰经的教训和先知穆罕默德圣训和圣行有新的认识与理解。③



数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留给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闭塞、缺乏新意——或许是一个自身伟大过去的受害者，是一个仍然停留在过去的，仅靠吸允石油为生的世界。

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热浪、失去尊严、西方带来的灾难、令人厌恶的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主义，汇聚在一起的这一切，都像一场暴风吹袭着伊斯兰大厦的窗户和屋顶，而且已经吹开了大门。未来的数年或数十年，阿拉伯世界究竟会如何重塑尚待分晓。

但其模式到底会像甚么？我们不会知道，但这是其中两个建议：

- 1、阿拉伯人被夹在政府压制和伊斯兰主义的狭缝之中。两者都不能解决威胁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和困扰。大多数普通的阿拉伯百姓两者都不想要。试看一下埃及，2011年2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是在18天“人民的力量”示威底下被推翻的。接着，伊斯兰主义者以穆斯林兄弟会的形式赢得大选——他们是组织最完善的政党。但是人民不用多久就发现激进伊斯兰教不是他们心目中的解决方案。接踵而至的军事政变广受支持，但是这又再次把国家带回到穆巴拉克的压迫时代。

2、最终，带来和平与繁荣的政治解决方案将以某种方式表达人民的意愿，以及灵性上的解决方案，使用其他信念的分支，还有非信念，在二十一世纪找到一种相互兼容的信仰。

这是基督教教会的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和义务。与我们阿拉伯的穆斯林邻舍在艰难的时候一同站立，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信仰，让这个信仰成为解决方法，让真正尊荣和满足上帝赐予他们的，对公义，善良与和平的渴慕。或许过去在阿拉伯人的教会中我们从来都没有这类的机会。

个案研究：阿尔及利亚

1988年阿尔及尔街道上持续的骚乱，促使政府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引入更多的民主。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早在1990年就赢得了首次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全国都很强大，其慈善工作使人印象深刻，他们代表神和传统（人们问道“我们怎能投票反对神呢？”）。大多数人都渴望变革。

但第一次大选之后并没多少改变。于是清真寺里的布道变得激进起来。古兰经经文代替“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标志登上了阿尔及利亚议会大厦的顶端。伊斯兰主义者启动了邻居监视计划，以此给穿着清凉的女人和吸烟或吸毒的男人施加压力。

1991年，经过激烈的辩论（男人是否可以代表妻子投票？或者允许妇女自己投票？），阿尔及利亚举行了产生全国政府的投票，民政府进行了一次调查。“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了首轮胜利。政府援引“伊斯兰拯救阵线”为关闭民主之门而特别修改的宪法条文，以不民主的方式废除了选举结果，并宣布“伊斯兰拯救阵线”非法。2万多人被拘捕。

杀戮随之而来：伊斯兰主义者对所有象征政府和西化的目标发动袭击；政府势也开始压制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拯救阵线”分裂。从那时起的，接下来的数年中，阿尔及利亚流血事件急剧上升，呈现出失控状态。

艺术家、记者、政治家、没戴盖头的女人、天主教宣教士：丧钟声此起彼伏。在1990年代中期，死亡人数每年增加一万人。

他们或喉咙被割断，或尸体被吊在树上或被烧焦后丢弃在燃烧的村落中。

走进教会

这中间，最容易被袭击的目标就是那些海外来的基督徒，大多数是法国天主教会的宣教士。当书写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历史时，应当为阿尔及利亚的天主教宣教士们保留特别的篇章。尽管抗议宗和福音派基督徒与天主教的神学不同，我们仍需学习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噩梦般的时期做出的基督式的反应。

“我们为何要留下来？”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的大主教皮埃尔·克拉瓦列在他在1996年八月丧生于汽车炸弹前六周的一次布道中这样说：

“因为耶稣，没有其它原因。我们无需保护任何利益，无需保留任何影响。这不是固执的受虐狂心理或自杀倾向。我们没有权力：相反，我们只是坐在一个生病的朋友的床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擦拭着他的前额……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置身于一个遭受痛苦并被遗弃的地方不是很有必要的吗？”

如果不首先在这里寻找，我们在哪能找到主自己的身体，耶稣基督的教会呢？我相信教会已经因为距离主的十字架不够近而垂死了！似乎很矛盾，但是保罗已经如此清楚的证明，那就是力量，那就是活力，那就是希望和效率，尽都来源于此（十字架）。”

“我们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起过着‘道成肉身’的生活”，七位特拉普会修士中的普莱尔，借用了—个通常用来描述基督虚己，成为一个软弱受苦的仆人的神学术语来表述。他建议放弃所有的殖民主义装饰。他们寻求在阿尔及利亚的苦难中效法基督。（另一位天主教宣教士则使用“阿尔及利亚人的亲兄弟”这一词汇）。特拉普会的七位修士后来都殉道了。

1994年，在天主教另一修会的四位白人神父被杀害后，一位主教评论道，“我们让自己暴露在使许多阿尔及利亚人遭受打击

的暴力之下……，没人能提前决定自己成为殉道者。但我们提前决定我们将致力于忠诚于人民，因为神让我们去服事，去爱。”

结果

过去25年带来的主要后果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的实验似乎即将结束：人们对伊斯兰主义的政治活动已经厌倦。更深层的是，伊斯兰主义者的事情已经在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混乱。一位法国天主教记者这样描述：

以伊斯兰的名义发出的憎恨触及到了每一个人。你开始听见说：“可这不是伊斯兰。不是我们的伊斯兰。你在古兰经里看到过这样的罪行吗？”

阿尔及利亚人在寻找一个新的神。这种对伊斯兰的寻求不只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令人更为惊讶的是，类似的“争论”甚至在许多阿尔及利亚的普通家庭里也常有发生。

有的人在重新阅读古兰经，有的为此请教有学问的儿子或叔叔或者查阅古兰经的某些章节，也有的在研究“圣训”（即穆罕默德的言行录）。

其他人则是一个接一个的提出问题，在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里，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困扰和血腥的时期？

更有其他一些人（虽然不多，但是可以发现）因为自己的宗教无法理解而怕得要命，他们已经接近叛教的边缘了。可以发现一些人在读圣经。因为他们试图借这个方法“继续接近安拉，虽然他可能不是安拉”。他们在竭力寻找神，一个爱和良善的神，有时，他们也称他是“民主的神”。

这是当权者和伊斯兰主义团体之间爆发血腥斗争后，所引发的最轻微的宗教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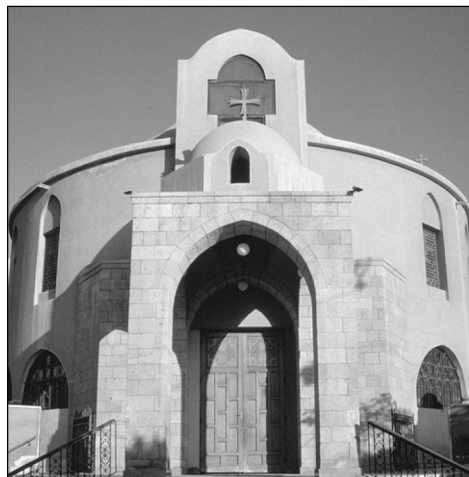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教会

就我们已经看到的，由早期开始，阿拉伯世界的基督教已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1900年，基督徒约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这个数字在整个20世纪当中不断下跌，主要原因是人口移民到西方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基督教的中心地带都因为21世纪所发生的内战和冲突而使到信徒数字滑落。伊斯兰国中未曾受过教育的穆斯林更是容不下基督徒，虽然很多其他的穆斯林——他们与基督徒和平共处数个世纪——劝吁他们留下。

英美联军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时候，那里是140万基督徒的家园。四分之三的基督徒现今已经逃离（很多人逃到伊拉克以北的库尔德地区，那里较为安全）。单在巴格达已有至少70所教堂遭人焚毁和1000个基督徒遇害。^{③④}

在伊拉克城市摩苏尔和周边的尼尼微平原，受到伊拉克境内的混乱情况影响，以及因为伊斯兰国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人侵，当地的基督徒已遭清空。2014年6月15日星期天是教会历史里一个既伤心又令人注目的一天——迦勒底天主教会主教巴沙尔·华德表示摩苏尔市在1600年里首次没有主日弥撒。^{③⑤}



叙利亚的基督徒也同时与他们的穆斯林教友遭人连根拔起，一部分人在叙利亚境内迁移，一部分则前往约旦，黎巴嫩，土耳其或其他地方的难民营。

在其他地方，巴勒斯坦裔的基督徒同样因为激进伊斯兰份子冒起而遭受压榨。例如：30年前耶稣出生的地方还是一个基督教城市，时至今日，经过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数十年

的土地侵占，欺凌，恐吓，伯利恒只有大概百分之十的市民是基督徒。在埃及长期受逼迫的科普特教会，他们遭受迫害的程度随着埃及的政治问题与日俱增。

不合时宜

阿拉伯基督徒尽管认同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却仍被阿拉伯穆斯林视为异类。

想象一下，比如生活在以色列的某间微型阿拉伯圣公会的教友面对的问题吧。他们持以色列护照（也招惹了伴随着这种身份而来的种种麻烦）但却不是犹太人；他们是阿拉伯人但却不是穆斯林。他们也不是东方基督徒（因为属于一个西方宗派）。西方基督徒游客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他们的教堂门口，却从未和他们打过招呼：因为跟他们没有丝毫联系。难怪他们的社团会衰退（尽管增加了圣职人员的数量，也做出了解决复杂情况的尝试）

一个混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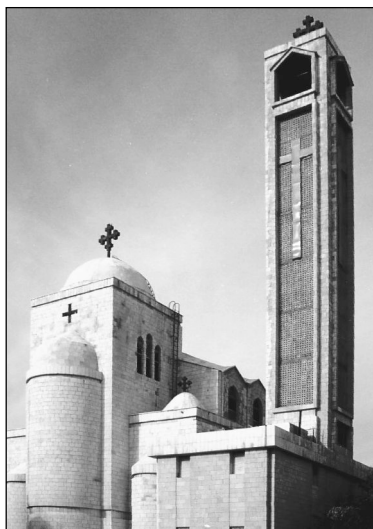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并非所有阿拉伯世界的基督教社团都为结出耶稣的果子。其中有许多都只是简单的固守着基督教传统^{③6}。少数基督教社团遭受过可怕的大屠杀。

那谁算是基督徒呢？看一看以下三类教会或许有助于理解：

- 古老教会
- 圣公会和抗议宗教会
-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古老教会

你能够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尤其是埃及，找到东正教的三个派系，以及数个不同宗派的天主教会。除阿拉伯人外，还能发现一些抵抗阿拉伯化的冲击达数世纪之久的小型基督教民族，像亚美尼亚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等。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应为之骄傲。像一些固执的老爷爷，拒绝死亡，守旧，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回忆着基督教在阿拉伯世界华彩的过去。

他们经受了太多的迫害。没有哪个宗派像科普特东正教会那样，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出那么多的殉道者。

他们却忠于基督的信仰。的确，很多人相信他们的典礼和仪式（在西方人看来是多么奇特）在圣殿中回荡着原初基督教的回音，那是从犹太的圣殿崇拜借用来的。

他们把亚他那修及金口约翰等伟大的教父看作仅仅是属于自己的。这些大师的神学思想温暖了我们这些信福音主义人士的心灵（尽管一些东正教徒认为我们是异端）^{③7}。这是东正教系统神学里的一个片段：

我们的救赎意味着带着感恩之心，全心全意的接受基督为罪人所献上的救赎之功，如此就能真正得救了。^{③8}

另一段说：

对于一个人（被称为义，与神和好）来说，他自己和与之不可分割的生命，以及全部的益处，都来源于我们的救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必须承认并接受为自己的信仰，且以火热的信心保持终生。^{③9}

东方基督徒在穆斯林社会中曾经拥有影响巨大的地位。如果回到伊斯兰教早期的几个世纪，当伊斯兰教的权力中心在巴格达时，基督徒是重要的管理者、翻译、专业人士和商人，而且至今如此。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的国家政府中，东方基督徒身居高位。其中一位担任过一任联合国秘书长。^{④0}

肥沃的新月型地带的基督徒们以与伊斯兰共存的方式发展，共同建设他们的社会，这与典型的欧洲反应完全不同的。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应向他们学习，正如一位身处穆斯林环境下的圣公会主教注意到的：对基督徒来说，

基督徒与伊斯兰打交道时有三种不同的方式……西方十字军式的反应；东方拜占庭基督教式的反应，这些都堆满了对伊斯兰的毁谤；而实际居住在穆斯林世界的一大群基督徒的反应却是，他们曾协助创立了我们所谓的

“伊斯兰文明”。现在找到那样的人越来越重要，但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④1

衰退和奋争都有可能继续，但古老的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仍作为重要的基督徒生存在阿拉伯世界里。

抗议宗信徒



在阿拉伯世界的抗议宗教会中也看到了奋争的迹象。阿拉伯世界的抗议宗部分里拥有极好的信徒、领袖事工和教会。为他们感谢神。抗议宗教会在慢慢的增长。但他们也承受着压向我们的那些压力。就是：

- 在阿拉伯世界中抗议宗信徒非常之少——可能每千人中只有3人。这个数字还包括了许多外侨。
- 他们的政府并不总会保护他们远离伊斯兰主义者的压力。恐惧而不是信仰占据了支配地位。政府法规和文化使生存更艰难。（这也是古老教会真实的问题）
- 与传统教会的关系通常较为紧张。
- 对西方宗派的依赖会导致神学特性、宗派主义、自养不足、灵性扭曲等。
- 受过培训的领袖太少——可供选择的培训也少。
- 书籍等支持资源昂贵、供不应求而且经常是不合需求。

不要去想象，有一个火热、得胜的抗议宗教会，带着殉道士波贝图阿和殉道士西普里安般温柔慈惠和朴素的勇气在阿拉伯世

界为主作见证。有些教会的确是这样的。但还是想想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人们吧，就是您教会中那些沐浴在阿拉伯世界阳光之下，或刚强，或软弱，或处于两者之间的人们吧！他们被分散，如此疏离：这个城市有几个，一个却在乡下，两个（彼此不喜欢的人）分在镇上。他们使政府生疑，而糟糕的法律甚至使基督徒无法进行婚姻登记。离开大多数的朋友、书籍和音乐。有几个处于监视下，一两个被逮捕。很多人因而失去了工作，然后把牧师遣送回海外.....

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最艰苦的奋争多数留给了所谓的 MBB 们（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即来自于穆斯林家庭归向了基督的人们。东正教、天主教、抗议宗的各派甚至无宗派的教会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很不幸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从一个穆斯林家庭归向基督意味着你将与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为敌。你的行为使你最爱的人蒙羞，玷污了家族的美名，也使自己和他们成为政治上被怀疑的对象。使你成为伊斯兰主义者的靶子。最糟糕的是，你和你的家庭以及每一位穆斯林背景的信徒终生都要承受这严重的后果。

难怪许多 MBB 过着怪异、幽暗的生活：偷偷地读圣经；下班后熬夜去和基督徒聚会；在生日派对的掩饰下在家里进行教会的聚会。

他们很难找到他们需要的必须的聚会场所。教会已被假弟兄们多次出卖。新皈依者经常处于被怀疑或被拒绝的状态。即使教会不拒绝他们，MBB 们也要努力保持融洽，努力使自己在陌生文化环境下感到舒适。

许多 MBB 从来不坦白告诉家人在做什么。他们需要经常留心自己的言词和背后。对许多在糟糕的境遇中的人来说，移民是唯一的出路。而留下来的人，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人折回了老路，如果是女性则会匆忙嫁给一位穆斯林。

处在阿拉伯世界的教会，在世界上对公开认信基督最为敌对的环境下努力奋争着。如果说基督教世界的哪个角落值得我们献上代祷的话，那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无论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公开的还是隐藏的，请现在就做吧！

个案研究：一个埃及人改信基督教

穆罕默德·赫加齐是首个尝试以法律改变个人的宗教身份，由穆斯林成为基督徒的埃及公民。在埃及，政府所签发的身份证要求以符号注明持证人的宗教信仰。改换“伊斯兰教”是相当容易的行政程序；但有人要求政府审批一个穆斯林改成其他宗教信仰则是前所未见。赫加齐却向法庭提出了这项要求。

24岁时他与另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结婚，赫加齐告诉国际传媒他的动机很简单：他和他已怀孕的妻子泽纳布希望有权利公开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养育他们的孩子成为基督徒。

2007年8月，埃及新闻报道这个消息，赫加齐受愤怒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律师和记者攻击，要求以叛教者之名把他处死。几个月后，他的名字不断见诸于报端，存档在内政部有关这案件的法庭记录也在电视上受到激烈辩论。

夫妇二人只好被迫躲藏，数月内群众攻击和破坏他们的家，把他们的物件丢在街上用火焚烧。

赫加齐的案件于2008年1月送达开罗法庭，法庭内随即爆发争论。约20个律师攻击他的律师，嚷着说赫加齐改信基督教一事是广泛尝试“基督徒化”埃及的明证。因为听证极其具争议性，赫加齐本人没有参与聆讯。

这些反对都在他的意料之内。他在青少年时期改信基督教后，有好几次当他开始阅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学，他遭到塞得港的警方拘捕和殴打，2002年当局更送他参加一个为期10周的营会，让他重新认识伊斯兰教。

虽然有好几个西方国家给予赫加齐政治庇护，但他都婉拒，拒绝离开埃及寻求安全。然而，他自此把妻儿送到欧洲居住。

尽管在2014年宪法中第64条款保证公民拥有“绝对的”宗教自由，埃及法律的基础是来自“伊斯兰教教法”，这是达不到国际标准的。

虽然埃及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明确表明一个人改变宗教信仰或说服他人这样去做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穆斯林公民却不被赋予这个法律上的选择。相反地，非穆斯林可以在警方和执法机关的帮助下轻易地转化成伊斯兰教信徒。

第六章

前瞻

福音在阿拉伯世界的前景如何呢？让我们先看看坏消息吧！

下降

- 或许地球上再无其他地区与“基督教世界”有如此大量，如此严重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见，穆斯林政治财富的衰退反映的是欧洲和西方的崛起。伊斯兰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性体系。如今，世俗的西方文化像酸液一样腐蚀着伊斯兰的文化结构。基督教，虽然在阿拉伯世界有悠久的历史却跟（十字军东征，殖民主义，文化萧条，道德放荡）西方联系更多。
- 阿拉伯世界的教会是微小、分裂、疲惫、萎缩的。
- 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使教会和谐增长——宽容地对待那些归向基督的穆斯林——可这在阿拉伯世界是非常缺乏的。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像穆斯林成员转信耶稣这件事一样，让政府，伊斯兰极端派和普通正派的穆斯林家庭如此团结一致。回转信主的人被文化障碍和自身安危所困扰。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可能认为耶稣早期对门徒们所说的话极为恰当：“连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族都要把你们交官，害死你们”^{④③}，“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服事神”^{④④}。
- 过去数年激烈的政治变化和不稳定因素令到基督徒的生命和见证变得愈加困难危险。

基督福音在阿拉伯世界的黑暗处境确有理由使人沮丧。

但是神.....

但我采访过的人却没有一位这样想。相反的，他们非常兴奋。那些在阿拉伯世界服事基督达25甚至40年的工人们正在使用这样词语“前所未有的开放”，“机遇的时代”，“有生之年从

未见过”。据我的被调查者讲，这可能是在阿拉伯世界的整个历史中对基督徒的见证者来说最兴奋的日子。

一个人这样解释他的乐观，“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教友决定不管在任何环境中都决意跟随基督跟随基督”^{④5}。另一个人在2014年告诉我，“一批拥有穆斯林背景的新生代基督徒开始把福音带到自己的人民当中”。

这是一个阿拉伯世界分析专家的观点：

如果我们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今天世界上的其他宣教地加以比较，它可能是快不毛之地。然而，如果我们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现在发生的事情与伊斯兰产生之后的整个历史相对比，就会发现我们处于一段极其令人鼓舞的时期。我们看到了改宗者的快速增加，感觉到我们越来越接近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突破。^{④6}

这些都是清醒的人（在大部份），所以到底在发生甚么事呢？很多事情。

祷告运动

为阿拉伯世界基督徒祷告的兴趣似乎正在大大提高，9·11事件之后更为明显。当然，比率很难测算。但当地的资料证明这一点。有人给我写信说：“从来没有来自这么多的地方的这么多人，为着这一个地区献上这么多的祷告。这预示着神准备行某些大事！”^{④7}

多媒体

在阿拉伯世界，多媒体，特别是电视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电视是世上最权威的信息来源。

半心半意的尝试取缔或控制卫星电视广播后，阿拉伯世界的每个国家，都加入到了使用卫星电视传递本国声音的竞争中。沙特资金资助了许多频道。即使是像毛利塔尼亚电视台那样世界最乏味的电视频道也可以通过卫星看到。为了提供直接的电视广播，埃及，这个一点都不富裕国家，也在1998年以1亿6千万美元的代价发射了“尼罗卫星”。这是一项私下被认为“对埃及人比面包都重要”的工程。以卡塔尔为基地的“半岛电视台”，以播

放奥萨玛·本·拉登的录音带和反西方的宣传而闻名西方，但在阿拉伯世界，却成为新鲜气息，和客观立场代名词。（同样困扰着西方和阿拉伯政府）。它的一些节目拥有5千万甚至更多观众。

1996年5月，基督教卫星电视台 SAT-7，首次开播阿拉伯语节目。SAT-7 是基督合一的尝试，它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也为他们服务。

这一事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现在一天24小时播放。SAT-7 富于想象力的节目编排为大众所喜爱。

其他基督徒团体也提供卫星电视。例如，阿尔及利亚基督徒建立了以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播音的 CNA（北非频道）电视台。生活电视台是一个备受争议但广受欢迎的卫星电视频道，节目挑战穆斯林的信仰，也会向观众介绍福音。很多穆斯林观众因此改信耶稣基督，当中尤其以埃及观众为多。

老式的媒体部门也稍稍找到了受众。通过主流新闻渠道销售，面向基督徒的一种本土青年杂志 Magalla，在阿拉伯世界每月有50万人有阅读。

比卫星电视便宜得多的中、短波无线电广播，也是重要且广受欢迎的。例如，在某个阿拉伯半岛国家进行的听众调查显示，

定期收听福音广播的听众人数在5万（保守估计）到30万（接近事实）人之间，对一个根本不存在本土教会的国家来说，这的确令人吃惊。



《耶稣传》影片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广泛放映、复制。一些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将它和其他基督教影视作品搬上了国家电视台。（某些国家查禁了《耶稣传》，却因此增加了它的吸引力）。

阿拉伯世界的电影院完整播放了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基督受难记》。亚兰语和阿拉阿语的相似之处意味着，阿拉伯人不像我们这些人，他们可以不看字幕就能理解那些台词。在连一本圣经都很难被带进去的国家公开放映这部电影，是基督徒见证不同寻常的一步。

圣经和相关资料在世界第二大书展——开罗国际书展上总是突出而且畅销的。最近几年，书展期间，埃及圣经公会的重要广告总是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和广告牌上。

很多基督教组织给成千上万的每年在北非和南欧之间来回迁移的人们分发礼物，像福音书，圣经、和《耶稣传》录像带。

致力于向阿拉伯人讲解福音的一些网站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回应。一个在芬兰运作的网站，其聊天室竟需要八个讲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全时间接听对话。

阿拉伯圣经已经可以从网络上下载。我熟悉的一项事工曾计算过，每月有5千本圣经被下载到阿拉伯世界的硬盘上，而每一本都可能被复制和分享。

异象与梦想

另一个圣灵在阿拉伯世界渐渐做工的证据是大批阿拉伯人梦见过耶稣。年复一年，这样的梦境甚至普遍到被写进了人类学教科书，足以证明耶稣在叩击着阿拉伯人的心门。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北非某国的某人见过一个令人心烦的异象。后来他经常梦到一个白种人来给他讲解那个异象。一天，一位白人基督徒来拜访他，询问他能否租用一套公寓。他们谈妥了协议，白种人搬了进来，和他成了朋友。后来，屋主谈到了自己作梦的事，最后他成了基督徒。

曾在阿拉伯世界安排过许多基督徒侨民的阿拉伯世界传道会的前任国际主任大卫·伦迪告诉我：“我们的人在许多国家都碰到过有过那样的异象和异梦的例子。所以我们不断地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不要在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对你的来访敞开心扉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我们的时间有限，朝九晚五的为生活奔忙，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建立友谊。因此，主啊，请引领我们找到那些愿意寻求你的人。’”^{④8}

古老教会的新生

处在新月地带的古老教会正在经历着更新与复兴，虽未普及但也广泛发生。

-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隔绝疏离，肥沃新月地带的教会开始彼此开放，也向外部世界的基督徒敞开怀抱。合作交流，共享资源，合一成长都促进了更新。这种情形虽未遍地开花，但正在发生着。
- 一场长期的本土圣经运动——“抢救灵魂运动”正深刻影响着整个埃及教会。
- 在1970年代，也是在埃及，以名叫“清贫者马太”的革新主义修士为首，在修院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影响所及，很多人开始在研读圣经，学习神学和祷告中寻求神。

其后这群人成为东正教更新的领军人物，例如，他们将数以千计的人聚集起来教导圣经。如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主教（在东正教中只有修道士才能担任主教）。

- 一场祷告运动使埃及教会获得了力量，整个教会都在学习使穆斯林归向基督的理论。有人断言这是埃及的命定：在“沙漠教父”时期，埃及就是历史上的代祷中心。他们提到了以赛亚书十九章十九节的预言：“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祭坛”。
- 仍是在1970年代后期，外国宣教士在许多地方的基督教儿童中开展的青年事工，如今已经在东正教新生代领袖中，成为了更加广泛的非修道主义思潮。一位埃及基督教领袖说“长期以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宣教士们为本地教会的复苏发挥了最大的影响。”
- 有些地区已经得到了复兴。有些孤立的乡村东正教会开始遇见神时，并不清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临近的村庄。复兴也激励了一些抗议宗教派。成千上万中东地区的人民心灵被触动。这一祝福已经超出了基督教社会的范围，被正被众人分享。
- 心怀与穆斯林分享福音这一异象的埃及基督徒人数急剧增长，这在25年前是闻所未闻的。

- 教会组织像马龙派（十六世纪与天主教合并的一个独立教派）也在最近几年经历了复兴。过去带着圣经前往马龙派地区常会导致摩擦。现在不会了。如今出现了一批杰出的马龙派圣经教师，一个强大、成长中的马龙派社会正在形成。

难民营

在行文之时，叙利亚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因为内战而必须搬家。许多伊拉克人已到达国内较为安全的地区，或已到达难民营。基督徒参与服事难民，并见证数以百计来自穆斯林和名义上称为基督社群的人民归信基督。

海湾的困惑

海湾国家一直是全世界公开的基督徒最少的地区。但即使是这里，事情正在蕴酿改变。虽然大量使用印刷品是危险的，但很明显，越来越多的海湾国家的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开始对福音产生了兴趣。

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好例子。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富有而西方化的精英阶层为取悦伊斯兰主义者，而放手给予他们以宗教原则控制国家生活的权力。从而产生了宗教警察，禁止基督教标志、聚会和书刊，严酷的法律等.....，也造成了公众对伊斯兰教明显的缺乏热情。在埃及，必须因周五祷告时清真寺爆满而封闭街道。但这在沙特阿拉伯却不是问题。如饥似渴的寻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从沙特阿拉伯寄出了大量信件和电子邮件。巨大的变化迟早会在沙特发生。注意小型教会很快就会涌现。

北非的教会

这样的变化早就在北非发生了。过去十年间，来自穆斯林背景的，本地人组成的真正的教会已出现在北非各地。除了利比亚以外，每一个北非国家，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甚至偏僻的沙漠国家毛里塔尼亚，都有了大把的本土基督徒聚会。

为这些国家代祷的一个国际性运动在1999年成立。在这运动之后，这个国家的教会的信徒由几十人增长至数千人。1999年

以前，改宗者通常和外籍人士保持密切关系；1999年以后，本地信徒的友谊具有了决定的影响。而且一些人宣称整体开来，该国唯物论的，乏味的社会正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探寻性，更加饥渴。

鉴于第二个千年的前半段这块土地上的基督徒失败的生活，这表明基督教信仰已经决定性的重返了。

阿尔及利亚的楷模

在阿尔及利亚，宣教运动最为发达。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勒山区散落着柏柏尔部落聚居的村庄。多达75%的阿尔及利亚人自称是柏柏尔人^{④9}（其中30%讲柏柏尔语）。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他们显得有些耐人寻味：

第一、他们是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的。古代一位穆斯林历史学家的书中描述说，在最终屈服前，他们会十次反叛。鉴于他们一直都在反抗着殖民主者的压迫（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欧洲人），这不足为奇。

第二、与穆斯林课本上的介绍相比，他们眼中的伊斯兰教与民间宗教有更多共同点：是一种由咒语、魔法、恶眼、圣人、圣地构成的宗教。这种被阿拉伯世界的贫苦大众所信奉的民间伊斯兰，是被原教旨主义者所诅咒的。所以，骤然上升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动摇了穆斯林世界稳定，使之在压力下不堪重负。（他们说“这种伊斯兰，不是我们的伊斯兰”。）

第三、《耶稣传》影片和《新约圣经》最近被译成了卡拜勒柏柏尔语，这是使用这语言的第一部电影和第一本书。柏柏尔语的无线电和卫星电视广播在这里都能接受到。

第四、奇怪的是，柏柏尔民间仍保留着过去“半基督徒”的遥远印象。试举例如下^{⑤0}：

- 1、当古尔邦节宰羊（伊斯兰教习俗）时，妇女们总是用手捧起擦拭羊血的泥土涂抹在门框上，据说可以保护他们免遭经过此地的魔鬼的伤害。
- 2、根据传统，当对一个重病患者百医无效时，就拖着他经过开在屋顶上的一个洞：这或许源自一个福音书上的故事。

- 3、在有些地方，为保护孩子，母亲给婴儿穿戴好后，要把她的双臂在孩子以上摆成十字状两次。
- 4、放置新生儿的小床要放在牲畜旁边，因为据信在牲畜中的新生儿是有福的。
- 5、妈妈要以耶稣的名义为孩子唱一首摇篮曲，因为据说能得到保护。

宣教运动在卡拜利亚的进展，比在任何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中都更为迅速。每一个村落都有基督徒，每天回转信主的人已经成千上万。如果你转向基督，就可能发现你的家族中，已经有人在你以前就成为基督徒了。教会祷告禁食，期望有人回转或有神迹出现。眼下有60间教会成功地在当地执法机构注册——包括在卡拜尔从穆斯林背景转为基督教会——还有在阿尔及尼亚其他地区日益壮大的教会数目，当中有很多都是家庭教会。

我曾询问两位柏柏尔教会领袖，教会主要面对的是何种问题。他们回答说“卡拜利亚仍未全部归主！”。（他们提及教会缺乏领袖，许多基督徒都是新人，信仰上还很幼稚，为政治上被认可进行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例如，当学校宣称每个人都是穆斯林时，阿尔及利亚基督徒该如何以基督信仰养育子的孩子呢？）

机会

在阿拉伯世界中，有甚么可以事奉神的机会呢？以下是一些见解。

- 1、在作者行文之时，在一个受尊重的非政府组织的难民营工作，这为基督徒提供了一扇敞开的门，使他们可以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事奉祂。即使你不谙阿拉伯语，你也可以运用你已有的专业知识在难民营工作，或是在难民营外帮助难民。一个新的阿拉伯基督徒社群可能在这些难民营中诞生和造就门徒，而这些信徒在未来数年后会带着福音回到本国去建造他们的国家。
- 2、每一个宣教事工当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都至为重要。这不但基于沟通的便利，更是出于对别人的礼貌和好意。例如说款待客人，礼貌和慷慨的表现在我们的国家跟在阿拉伯国

家可能有着不同定义。长久学习，在当地居住数年去学习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生活方式，是熟悉相关知识的唯一方法。有些海湾国家在商业上可以广泛使用英文，但是说一些不太标准的当地语言反而能使他们更感亲切。

- 3、神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教会。我们与当地的神国子民建立人际网络十分重要。
- 4、请做好心理准备，当地的事工和教会与家乡的不尽相同。在很多阿拉伯地区中的事工进展得格外缓慢（虽然这点在难民营中未必完全正确）。正如我们所见，一个穆斯林信徒转化成为基督徒，对他而言是巨大的一步，他们需要经过很多考虑和反思才作出决定，这个过程可能需时数年。他们需要我们作为朋友与他们同行，而且无论最后他们有否成为基督徒，我们也要继续与他们保持友谊。
- 5、在阿拉伯世界事奉的机会并不一定带来相同的果效。例如很多基督徒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海湾地区当家庭佣工或从事体力劳动，但是这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很难让你接触有能力传扬福音的人。
- 6、但是如果你在商业环境中事奉，能够传扬福音的机会会比较大。你会遇见与你身分平等的阿拉伯人，在这样的境遇中你可能有机会去款待他人和接受款待，并且开展有意义的友好关系。即使如此，有些境遇比其他的更有价值。譬如说你很难能认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拉伯人，反之，阿曼人有与基督徒和睦相处的悠久传统，而且明显地他们更愿意欢迎外国人士进入他们的家中。

结论

在人看来，阿拉伯世界充满了反对基督教会的可能性。但也不难发现怀着莫名自信的基督徒和基督工人们，他们对未来充满信仰和兴奋。有的人清楚地相信阿拉伯世界教会的未来会是光明的——甚至比它遥远的过去更加光明。能发生什么？我们需要祈祷！

资源

报纸

我强烈推荐各位阅览一些英文的阿拉伯世界报章，它们极具吸引力，震撼人心具启蒙作用，而且我们更应该直接阅览资料来源所写的资讯，而非单靠局外人的描绘。即使报章只是反映部分而非全部阿拉伯人的观点（部分指的是那些能说英文的中产精英阶层），它们仍极具价值。以下三份报章是笔者特别喜爱的：

www.arabnews.com

沙特阿拉伯网站

www.mideast-times.com

中东独立报道

<http://weekly.ahram.org.eg>

这是一家埃及英语报纸的网络版。

不仅报纸的网络版，浏览一下半岛电视台的网络版也是相当有趣味的。

www.aljazeera.com

许多其他在线英文报章都列在以下网页：

www.onlinenewspapers.com/english-language-newspapers-middle-east.htm



书籍

自9·11以来，此类作品雪崩班的骤然涌现，现在也越来越多。这里介绍书中个中精华，深信善于思考的穆斯林也会同意我的推荐。

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

2001年: The Middle East: 200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to the Present Day 《中东：兴起至今的2000年基督教历史》。英国威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极具吸引力的历史书籍。提醒我们注意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的遗产。

2002年: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出了啥错？伊斯兰与现代化在中东的碰撞》。英国，菲尼克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有关伊斯兰帝国的业绩，并解释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面对的苦闷的引人注目的畅销书籍。

约翰·L·埃斯帕斯托 (John L. Esposito)

2003年: Unholy War: 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 《不圣之战：伊斯兰名下的恐怖》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位长期致力于伊斯兰政治研究的学者的冷静分析，由衷赞赏其在穆斯林和西方两方面的学术造诣。

阿尔伯特·霍兰尼 (Albert Hourani)

2013年: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阿拉伯人史》。英国法贝尔出版社。经典之作，一本好书。

以基督徒的观点所写的书籍

罗宾·丹尼尔 (Robin Daniel)

2010年: This Holy Seed 《圣洁的种籽》。英国，怪柳出版社。以北非福音派观点写就的北非基督教的详细历史。



克里斯蒂娜·A·马洛西 (Christine A. Mallouhi)

2002年: Waging Peace on Islam 《在伊斯兰中建立和平》。英国，IVP出版社。以亚西西的圣方济为榜样，表明基督徒应如何与穆斯林分享福音。

网站

纸质媒体当中有关隐藏在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的信息稀少，因而网络就成了获取此项咨询的主要渠道；特殊的祷告信息是需要通过秘密邮件预定的。但下面的一些网站都有助于获得此项信息。

www.amnesty.org（英语网站）

www.hrw.org/zh-hans（中文网站）

“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是两个大型国际人权组织。

www.awm.org

阿拉伯世界媒体内资讯丰富的网页，他们聘请流亡海外的人去服事阿拉伯世界。（英语网站）

www.barnabasfund.org

受逼迫教会事工附带许多新闻连接的主页。（英语网站）

www.christianmonitor.org/index.php?lang=Chinese&

运作出色的汇集敌对迫害基督徒的要闻的网站。（中文网站）

www.coptic.net/EncyclopediaCoptica

介绍埃及东正教会。

（英语网站）

www.jerusalem.anglican.org

阿拉伯世界圣公会简要资讯。

（英语网站）

www.sat7.org

卫星新闻广播网。

（英语网站）



注释

- 1、使徒行传2: 10-11。此处的利比亚是指古罗马帝国的利比亚省，包含埃及北部和今日的利比亚。“阿拉伯人”可能是指居住在今约旦地区的某个部落。
- 2、“特土良”见《To Scapula 2》，引自罗宾·丹尼尔所著《圣洁的种籽》，1993年怪柳出版公司出版，第63页。（其中对特土良的描述有些夸张。）
- 3、加布里埃尔·坎波斯，《柏柏尔史》。引自引自罗宾·丹尼尔所著《圣洁的种籽》，1993年怪柳出版公司出版，第64页。
- 4、加布里埃尔·坎波斯，《柏柏尔史》。引自罗宾·丹尼尔所著《圣洁的种籽》，1993年怪柳出版公司出版，第178页。
- 5、R·瓦尔泽著，《阿拉伯语中的希腊语》第12页（牛津出版社1962年出版）。引自《阿拉伯人史》，阿尔伯特·霍兰尼著，法贝尔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76页。
- 6、《阿拉伯人史》，阿尔伯特·霍兰尼著，法贝尔出版社，1991年出版，78页。在此霍兰尼引用“九世纪伟大的医学作家”阿布·伯克尔·埃勒·拉齐的话说：“仅使用人类的理性所带来的某些知识，以哲学的方法来解读一切的启示是一个伪方法论，由此带来的宗教是危险的宗教。”
- 7、约翰·L·埃斯帕斯托著《伊斯兰的威胁：神话抑或现实》，纽约OUP出版社第二版1995年，145页。
- 8、肯尼思·克莱格著《中东历史中的阿拉伯基督徒》，伦敦莫伯里出版社1992年出版，18页。
- 9、阿尔伯特·霍兰尼著《阿拉伯人史》，伦敦法贝尔出版社1991年出版，95页。
- 10、罗宾·丹尼尔著《圣洁的种籽》，伦敦怪柳出版社1995年出版，420页。
- 11、阿尔伯特·霍兰尼著《阿拉伯人史》，法贝尔出版社1991年出版，47页。
- 12、伯纳德·刘易斯著《中东》，伦敦，威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1995年出版，261页。
- 13、尽管并非阿拉伯帝国的权势早在十世纪即已衰落。
- 14、伯纳德·刘易斯著《中东》，伦敦，威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1995年出版，115页。
- 15、肯尼思·克莱格著《中东历史中的阿拉伯基督徒》，伦敦莫伯里出版社1992年出版，118页。
- 16、《贤哲史》（伊斯坦布尔1928年版），第二卷，87页。引自伯纳德·刘易斯著《中东》，威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1995年出版，227页。
- 17、伯纳德·刘易斯著《中东》，威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1995年出版，228页。
- 18、阿尔伯特·霍兰尼著《阿拉伯人史》，法贝尔出版社1991年出版，281-282页。
- 19、《卫报》1995年11月4日刊登，对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门罗的著作《不列颠在中东的时机》的书评。
- 20、阿尔伯特·霍兰尼著《阿拉伯人史》，法贝尔出版社1991年出版，442页。
- 21、1994年3月4日，R·T·艾比德发表于《中东国际》第470期，20-21页的文章。
- 22、伯纳德·刘易斯著《中东》，威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1995年出版，7页。
- 23、传统伊斯兰教给予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身份称谓。

- 24、哥林多后书8: 1-2。
- 25、克里斯蒂娜·马洛西著《迷你裙、母亲和穆斯林》。英国斯皮尔斯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93-94页。承蒙允准引用。
- 26、参《濒临灭绝的信仰》，哈立德·阿美莱赫著，2004年4月26日发表于“半岛电视台网站”，www.aljazeera.com
- 27、阿拉伯世界事工出版《更新》（1995）第二期。
- 28、2014年9月5日，哈桑·迈赫迪发表于《新政治家》，“工作内幕与以色列人的走狗？为何穆斯林世界崇信阴谋论”。
- 29、例子参照《每日电讯报》，2014年9月13日。
- 30、2014年11月27日，阿姆斯特朗·卡伦发表于《新政治家》，“从瓦哈比主义到伊斯兰国：沙特阿拉伯如何输出全球恐怖主义的主要来源”。
- 31、2014年9月25日，《世界观察监视》报道，“伊斯兰国对全球教会有什么威胁”。
- 32、2013年3月14日，Ikhwanweb 网站报道“穆斯林兄弟会声明谴责联合国妇女宣言违反伊斯兰教法的原则”。www.ikhwanweb.com 是穆斯林兄弟会官方英文网页。
- 33、齐亚乌丁·萨达尔与贾法尔·阿巴斯·马利克合著《认识伊斯兰》（英国剑桥艾肯图书公司）1994年出版，160页。
- 34、2012年4月7日，戴维斯·道格拉斯发表于《旁观者》，“阿拉伯基督徒被迫从他们平静居住了几百年的地方迁离”。
- 35、2014年6月27日，《世界观察监视》报道，“迦勒底主教表示伊拉克摩苏尔市在1600年里首次没有主日弥撒”。
- 36、我的意思是说那些遵守基督教节期和道德准则，及我认同于基督教社会，但却声称与基督没有活泼的联系的人士。
- 37、以福音派的角度对东正教表示认同的论点参丹尼尔·B·克莱恩德宁的《为何没成为东正教徒？》一书，1997年第六版，32-38页。
- 38、《正教信仰，大众教义手册》，亚他那修·S·弗朗哥波洛斯著，雅典，神学弟兄会“救主”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69页。
- 39、《正教信仰，大众教义手册》，亚他那修·S·弗朗哥波洛斯著，雅典，神学弟兄会“救主”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69页。
- 40、埃及外交官，东正教信徒布特罗斯·加利。
- 41、引自《自立》，前圣公会宣教会主席，圣公会主教迈克尔·纳赛尔·阿里著，1994年1月第四版。
- 42、2014年11月12日《世界观察监视》报道，“被囚埃及的基督徒等待上诉聆讯”。
- 43、路加福音21: 16。
- 44、约翰福音16: 2。
- 45、2004年6月给笔者的私人信件。
- 46、温德尔·埃文斯，引自AWM的影像资料《逆流而上》。
- 47、2004年5月给笔者的信件。
- 48、来源于笔者2004年三月的采访记录。
- 49、根据一位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的估算。准确的数字无法得知：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政府都未重视统计柏柏尔人口的数目。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大部分阿尔及利亚人都是柏柏尔人。
- 50、来源于1996年9月在巴黎对两位柏柏尔基督徒的个人专访。

代祷事项

- 1、经过多年压力的累积，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的数年间，阿拉伯世界都处于危险和危机中。阿拉伯人民遭受两边的压迫，一面是政府的贿赂和镇压让他们住嘴；另一面是暴力伊斯兰主义的革命。没有一方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我们祈求耶稣能满足阿拉伯人的渴求。
- 2、教会与阿拉伯人一样遭受患难，但更经常发生的是因为动荡和伊斯兰教徒的愤怒导致的迫害和暴力反抗。我们祈求神的子民能在这艰难的日子得到平安，保护和胆量。
- 3、很多人都意识到只有阿拉伯人有能力解决阿拉伯的问题。我们祈求公义，和平和自由可以临到阿拉伯的土地。我们也祷告这片土地不再遭受战乱，从压制中得到释放。
- 4、祈求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有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法，以及双方的和解。
- 5、为阿拉伯世界中贫困，残障和遭到特别多苦难的无家可归者祷告。
- 6、为那些要把福音带到阿拉伯世界的海外事工祷告，求主赐给他们虚己的心，对别人的需要敏感，有爱心，可以有效地传扬福音。





地图图例
■ 讲阿拉伯语的人

大西洋

地中海

印度洋

尼日尔河

尼罗河

红海

拉巴特

阿尔及尔

突尼斯市

叙利亚

伊拉克

黎巴嫩

贝鲁特

大马士哥

安曼

巴格达

摩洛哥

非斯

贝沙尔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利比亚

埃及

约旦

巴林

科威特

卡塔尔

多哈

阿布扎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马斯喀特

苏丹

阿曼

沙特阿拉伯

麦地那

利雅得

吉达

麦加

萨那

也门

亚丁

苏丹

喀土穆

奥贝德

法歇尔

乍得

阿贝歇

恩贾梅纳

尼日尔

阿加德兹

塔曼拉塞特

加特

塞卜哈

班加西

的黎波里

锡尔特

斯法克斯

君士坦丁

奥尔

非斯

马拉喀什

卡萨布兰卡

西撒哈拉

阿尤恩

努瓦迪布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巴马科

尼亚美

南苏丹

法歇尔

努瓦克肖特

努瓦迪布